智囊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一卷　見大

下一卷▶

上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智無常局，以恰肖其局者為上。故愚夫或現其一得，而曉人反失諸千慮。何則？上智無心而合，非千慮所臻也。人取小，我取大；人視近，我視遠；人動而愈紛，我靜而自正；人束手無策，我游刃有餘。夫是故，難事遇之而皆易，巨事遇之而皆細；其斡旋入於無聲臭之微，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之外；或先忤而後合，或似逆而實順；方其閒閒，豪傑所疑，迄乎斷斷，聖人不易。嗚呼！智若此，豈非上哉！上智不可學，意者法上而得中乎？抑語云「下下人有上上智」，庶幾有觸而現焉？餘條列其概，稍分四則，曰「見大」、曰「遠猶」、曰「通簡」、曰「迎刃」，而統名之曰「上智」。

一操一縱，度越意表。尋常所驚，豪傑所了。集「見大」。

太公孔子

太公望封於齊。齊有華士者，義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人稱其賢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；命誅之。周公曰：「此人齊之高士，奈何誅之？」太公曰：「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望猶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棄民也；召之三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

之以為教首，使一國效之，望誰與為君乎？」

〔馮述評〕

齊所以無惰民，所以終不為弱國。韓非《五蠹》之論本此。

少正卯與孔子同時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。孔子為大司寇，戮之於兩觀之下。子貢進曰：「夫少正卯，魯之聞人。夫子誅之，得無失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人有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：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僻而堅，三曰言偽而辯，四曰記丑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。此五者，有一於此，則不免於君子之誅，而少正卯兼之。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誅也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小人無過人之才，則不足以亂國。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駕馭，則又未嘗無濟於國，而君子亦必不概擯之矣。少正卯能煽惑孔門之弟子，直欲掩孔子而上之，可與同朝共事乎？孔子狠下手，不但為一時辯言亂政故，蓋為後世以學術殺人者立防。

華士虛名而無用，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實不可用。壬人僉士，凡明主能誅之；聞人高士，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。唐蕭瑤好奉佛，太宗令出家。玄宗開元六年，河南參軍鄭銑陽、丞郭仙舟投匭獻詩。敕曰：「觀其文理，乃崇道教，於時用不切事情，宜各從所好。」罷官度為道士。此等作用，亦與聖人暗合。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，諂道者即為道士，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。

諸葛亮

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。亮答曰：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為赦。先帝亦言：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每見啟告，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乎？」及費禕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
〔馮述評〕

子產謂子太叔曰：「唯有德者，能以寬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

故鮮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」

太叔為政，不忍猛而寬。於是鄭國多盜，太叔悔之。

仲尼曰：「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」

商君刑及棄灰，過於猛者也；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，過於寬者也。

《論語》赦小過，《春秋》譏肆大眚。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

漢光武帝

劉秀為大司馬時，舍中兒犯法，軍市令祭遵格殺之。秀怒，命取遵，主簿陳副諫曰：「明公常欲眾軍整齊，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，奈何罪之？」秀悅，乃以為刺奸將軍，謂諸將曰：「當避祭遵。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，必不私諸將也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罰必則令行，令行則主尊，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難也。

孔子

孔子行游，馬逸食稼，野人怒，縶其馬。子貢往說之，卑詞而不得。孔子曰：「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，譬以太牢享野獸，以《九韶》樂飛鳥也！」乃使馬圉往，謂野人曰：「子不耕於東海，予不游西海也，吾馬安得不犯子之稼？」野人大喜，解馬而予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人各以類相通。述《詩》《書》於野人之前，此腐儒之所以誤國也。馬圉之說誠善，假使出子貢之口，野人仍不從。何則？文質貌殊，其神固已離矣。然則孔子曷不即遣馬圉，而聽子貢之往耶？先遣馬圉，則子貢之心不服；既屈子貢，而馬圉之神始至。聖人達人之情，故能盡人之用；後世以文法束人，以資格限人，又以兼長望人，天下事豈有

濟乎！

宋太祖

「三徐」名著江左，皆以博洽聞中朝，而騎省鉉尤最。會江左使鉉來修貢，例差官押伴。朝臣皆以詞令不及為憚，宰相亦艱其選，請於藝祖。藝祖曰：「姑退，朕自擇之。」有頃，左瑞傳宣殿前司，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。宸筆點其一，曰：「此人可。」在廷皆驚，中書不敢復請，趣使行。殿侍者莫知所以，弗獲已，竟往。渡江，始鉉詞鋒如雲，旁觀駭愕，其人不能答，徒唯唯。鉉不測，強聒而與之言。居數日，既無酬復，鉉亦倦且默矣。

〔馮述評〕

岳珂云：「當陶、竇諸名儒端委在朝，若令角辯騁詞，庸詎不若鉉？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。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？」

孔子之使馬圉，以愚應愚也。

藝祖之遣殿侍者，以愚困智也。以智強愚，愚者不解；以智角智，智者不服。

白沙陳公甫，訪定山莊孔易。莊攜舟送之，中有一士人，素滑稽，肆談褻昵，甚無忌憚。定山怒不能忍。白沙則當其談時，若不聞其聲；及其既去，若不識其人。定山大服。此即藝祖屈徐鉉之術。

胡世寧

少保胡世寧，仁和人。為左都御史，掌院事。時當考察，執政請禁私謁。公言：「臣官以察為名。人非接其貌、聽其言，無以察其心之邪正、才之短長。若屏絕士夫，徒按考語，則毀譽失真。而求激揚之，難當矣。」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〔馮述評〕

公孫弘曲學阿世，然猶能開東閣以招賢人；今世密於防奸而疏於求賢，故臨事遂有

乏才之歎。

韓滉　錢鏐

韓滉節制三吳，所辟賓佐，隨其才器，用之悉當。有故人子投之，更無他長。嘗召之與宴，畢席端坐，不與比坐交言。公署以隨軍，令監庫門。此人每早入帷，端坐至夕，吏卒無敢濫出入者。

吳越王常游府園，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。〔邊批：有心人。〕及淮南圍蘇州，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報而還。鏐以諸孫畜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用人如韓滉，錢鏐，天下無棄才，無廢事矣。

按史：淮南兵圍蘇州，推洞屋攻城。守將孫琰置輪於竿首，垂磨投椎以揭之，攻者盡露；炮至，則張網以拒之。淮南人不能克。吳越遣兵來救，蘇州有水通城中，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，魚鱉過皆知之。都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，故以竿觸網，敵聞鈴聲，舉網，福因得過。凡居水中三日，乃得入城。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，敵以為神。疑即一事，姓名必有一誤。

燕昭王

燕昭王問為國。郭隗曰：「帝者之臣，師也；王者之臣，友也；伯才之臣，賓也；危國之臣，虜也。唯王所擇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願學而無師。」郭隗曰：「王誠欲興道，隗請為天下士開路。」於是燕王為隗改築宮，北面事之。不三年，蘇子自周往，鄒衍自齊往，樂毅自趙往，屈景自楚歸。

〔馮述評〕

郭隗明於致士之術，便有休休大臣氣象，不愧為人主師。

漢高封雍齒而功臣息喙，先主禮許靖而蜀士歸心。皆予之以名，收之以實。

丙吉　郭進

吉為相，有馭吏嗜酒，從吉出，醉嘔丞相車上。西曹主吏白欲斥之。吉曰：「以醉飽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復何所容？西曹第忍之，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。」此馭吏，邊郡人，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。嘗出，適見驛騎持赤白囊，邊郡發奔命書馳至。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，知虜入雲中、代郡，遽歸。見吉白狀，因曰：「恐虜所入邊郡，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，宜可豫視。」吉善其言，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。未已，詔召丞相、御史，問以所入郡吏。吉具對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，以得譴讓；而吉見謂憂邊思職，馭吏力也。

進任山西巡檢，有軍校詣闕訟進者。上召，訊知其誣，即遣送進，令殺之。會並寇入，進謂其人曰：「汝能訟我，信有膽氣。今赦汝罪，能掩殺並寇者，即薦汝於朝；如敗，即自役河，毋污我劍也。」其人踴躍赴鬥，竟大捷。進即薦擢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容小過者，以一長酬；釋大仇者，以死力報。唯酬報之情迫中，故其長觸之而必試，其力激之而必竭。彼索過尋仇者，豈非大愚？

秦檜

秦檜當國，有士人假其書，謁揚州守。守覺其偽，交原書管押其回。檜見之，即假以官資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有膽敢假檜書，此必非常人。若不以一官束之，則北走胡，南走越矣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西夏用兵時，有張、李二生，欲獻策於韓、范二公，恥於自媒，刻詩於碑，使人曳之而過，韓、范疑而不用。久之，乃走西夏，詭名張元、李昊，到處題詩。元昊聞而怪之，招致與語，大悅，奉為謀主，大為邊患。〔邊批：元昊識人。〕奸檜此舉，卻勝韓、范遠甚。所謂「下下人有上上智」。

有人贋作韓魏公書，謁蔡君謨。君謨雖疑之，然士頗豪，與之三千，因回書，遣四兵送之，並致果物於魏公。

客至京，謁公謝罪。

公徐曰：「君謨手段小，恐未足了公事。夏太尉在長安，可往見之。」即為發書。

子弟疑謂包容已足，書可勿發。

公曰：「士能為我書，又能動君謨，其才器不凡矣。」

至關中，夏竟官之。〔邊批：手段果大。〕

又東坡元贋間出帥錢塘。

視事之初，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，以二巨卷，作公名銜，封至京師蘇侍郎宅。

公呼訊其卷中何物。

味道恐蹙而前曰：「味道今秋忝冒鄉薦，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，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。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，則至都下不存其半。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，唯內翰與侍郎耳。縱有敗露，必能情貸，遂假先生名銜，緘封而來。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，罪實難逃。」

公熟視，笑，呼掌箋吏去其舊封，換題新銜，附至東京竹竿巷，並手書子由書一紙，付之，曰：「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。」

明年味道及第，來謝。

二事俱長人智量者。

楚莊王　袁盎

楚莊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。日暮，酒酣燭滅。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絕其冠纓，趣火視之。王曰：「奈何顯婦人之節，而辱士乎？」命曰：「今日與寡人飲，不絕纓者不歡。」群臣盡絕纓而火，極歡而罷。及圍鄭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合五獲首，卻敵，卒得勝。詢之，則夜絕纓者也。

盎先嘗為吳相時，盎有從史私盎侍兒。盎知之，弗泄。有人以言恐從史，從史亡。盎親追反之，竟以侍兒賜，遇之如故。景帝時，盎既入為太常，復使吳。吳王時謀反，欲殺盎，以五百人圍之，盎未覺也。會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，乃置二百石醇醪，盡飲五百人醉臥，輒夜引盎起，曰：「君可去矣，旦日王且斬君。」盎曰：「公何為者？」司馬曰：「故從史盜君侍兒者也。」於是盎驚脫去。

〔馮述評〕

梁之葛周、宋之種世衡，皆用此術克敵討叛。若張說免禍，可謂轉圜之福。兀術不殺小卒之妻，亦胡虜中之杰然者也。

葛周嘗與所寵美姬同飲，有侍卒目視姬不輟，失答周問。既自覺，懼罪。周並不言。後與唐師戰，失利，周呼此卒奮勇破敵，竟以美姬妻之。〔邊批：憐才之至。〕

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，種世衡嘗夜與飲，出侍姬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內，慕恩竊與姬戲。〔邊批：三國演義貂蟬事套此。〕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慚愧請罪。世衡笑曰：「君欲之耶？」即以遺之。由是諸部有貳者，使慕恩討之，無不克。

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，欲置之法。此生呼曰：「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？何惜一婢！」說奇其言，遂以賜而遣之。後杳不聞。及遭姚崇之構，禍且不測。此生夜至，請以夜明簾獻九公主，為言於玄宗，得解。

金兀術愛一小卒之妻，殺卒而奪之，寵以專房。一日晝寢，覺，忽見此婦持利刃欲向。驚起問之，曰：「欲為夫報仇耳。」〔邊批：此婦亦奇。〕術默然，麾使去。即日大享將士，召此婦出，謂曰：「殺汝則無罪，留汝則不可。任汝於諸將中自擇所從。」婦指一人，術即賜之。〔邊批：將知感而婦不怨矣。〕

王猛

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，慕容評屯潞州，猛進與相持，遣將軍徐成覘燕軍。期日中，及昏而反。猛怒，欲斬成。鄧羌請曰：「賊眾我寡，詰朝將戰，且宜宥之。」猛曰：「若不斬成，軍法不立。」羌固請曰：「成，羌部將也，雖違期應斬，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。」猛又弗許。羌怒，還營，嚴鼓勒兵，將攻猛。猛謂羌義而有勇，〔邊批：具眼。〕使語之曰：「將軍止，吾今赦之矣。」成既獲免，羌自來謝。猛執羌手而笑曰：「吾試將軍耳。〔邊批：不得不如此說。〕將軍於郡將尚爾，況國家乎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違法請宥，私也；嚴鼓勒兵，悍也。且人將攻我，我因而赦之，不損威甚乎？然羌竟與成大破燕兵，以還報主帥。與其伸一將之威，所得孰多？夫所貴乎軍法，又孰加於奮勇殺敵者乎？故曰：圓若用智，唯圜善轉，智之所以靈妙而無窮也！

魏元忠

唐高宗幸東都時，關中飢饉。上慮道路多草竊，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。元忠受詔，即閱視赤縣獄，得盜一人，神采語言異於眾。〔邊批：具眼。〕命釋桎梏，襲冠帶乘驛以從，與人共食宿，托以詰盜。其人笑而許之，比及東都，士馬萬數，不亡一錢。

〔馮述評〕

因材任能，盜皆作使。俗儒以「雞鳴狗盜之雄」笑田文，不知爾時舍雞鳴狗盜都用不著也。

柳郡守

唐柳大夫玭，謫授瀘州郡守。渝州有牟秀才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，文采不高，執所業謁見。柳獎飾甚勤。子弟以為太過，柳曰：「巴蜀多豪士，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，苟不誘進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稱譽，人必榮之，由此減三五員草賊，不亦善乎？」

廉希憲

元廉公希憲禮賢下士，常如不及。方為中書平章時，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，公毅然不命之坐。劉去，宋諸生襤縷冠衣，袖詩請見。公亟延入坐語，稽經抽史，飲食勞苦，如平生歡。既罷，弟希貢問曰：「劉整貴官而兄簡薄之，諸生寒士而兄優禮之，有說乎？」公曰：「非爾所知也。大臣語默進退，係天下輕重。劉整官雖尊貴，然背國叛主而來者；若宋諸生，何罪而羈囚之？今國家崛起朔漠，我於斯文不加厚，則儒術由此衰熄矣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不惟興文，且令知節義之重，是具開國手段者。

范仲淹

范文正公用士，多取氣節而略細故，如孫威敏、滕達道，皆所素重。其為帥日，辟置僚幕客，多取謫籍未牽復人。或疑之。公曰：「人有才能而無過，朝廷自應用之。若其實有可用之材，不幸陷於吏議，不因事起之，遂為廢人矣。」故公所舉多得士。

〔馮述評〕

天下無廢人，所以朝廷無廢事，非大識見人不及此。

徐階

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，時年未三十。一士子文中用「顏苦孔之卓」。徐勒之，批云「杜撰」，置四等。此生將領責，執卷請曰：「大宗師見教誠當，但『苦孔之卓』出揚子《法言》，實非生員杜撰也。」徐起立曰：「本道僥倖太早，未嘗學問，今承教多矣！」改置一等。一時翕然，稱其雅量。〔邊批：何曾損文宗威重？〕

〔馮述評〕

不吝改過，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識。

聞萬曆初年有士作「怨慕章」一題，中用「為舜也父者，為舜也母者」句，為文宗抑置四等，批「不通」字。此士自陳文法，出在「檀弓」。文宗大怒曰：「偏你讀『檀弓』！」更置五等。人之度量相越，何啻千里？

宋藝祖嘗以事怒周翰，將杖之。翰自言：「臣負天下才名，受杖不雅。」帝遂釋之，古來聖主名臣，斷無使性遂非者。

又聞徐公在浙時，有二生爭貢，嘩於堂下，公閱卷自若。已而有二生遜貢，嘩於堂下，公亦閱卷自若。頃之，召而謂曰：「我不欲使人爭，亦不能使人讓。諸生未讀教條乎？連本道亦在教條中，做不得主。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！」由是爭讓皆息，公之持大體皆此類。

屠義

屠枰石義先生為浙中督學，持法嚴。按湖時，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。一生宿娼家，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，無敢解者。門開，攜以入。保甲大呼言狀，屠佯為不見聞者，理文書自如。保甲膝行漸前，離兩累頗遠。屠瞬門役，判其臂曰：「放秀才去。」〔邊批：剛正人卻善謔。〕

門役喻其意，潛趨下引出，保甲不知也。既出，屠昂首曰：「秀才安在？」保甲回顧失之，大驚，不能言。與大杖三十，荷枷，娼則逐去。保甲倉惶語人曰：「向殆執鬼！」諸生咸唾之，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。〔邊批：趣甚。〕自是刁風頓息，而此士卒自懲，用貢為教官。

〔馮述評〕

李西平攜成都妓行，為節使張延賞追還，卒成仇隙；趙清獻宰清城而挈妓以歸，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倩。紅顏殢人，賢者不免，以此裁士，士之能全者少矣！

宋韓億性方重，累官尚書左丞，每見諸路有奏拾官吏小過者，輒不懌，曰：「天下太平，聖主之心，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，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，次亦望為侍從、職司、二千石，奈何以微瑕薄罪錮人於盛世乎？」

屠公頗得此意。

李孝壽　宋庠

李孝壽為開封尹，有舉子為僕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，同捨生勸解，久乃釋，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：「不勘案，決杖二十。」僕明日持詣府，告其主仿尹書判私用刑。孝壽即追至，備言本末。孝壽幡然曰：「所判正合我意。」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。時都下數千人，無一僕敢肆者。〔邊批：快甚。〕

宋元獻公罷相守洛。有一舉子，行囊中有失稅之物，為僕夫所告。公曰：「舉人應舉，孰無所攜？未可深罪。若奴告主，此風胡可長也？」但送稅院倍其稅，仍治其奴罪而遣之。

胡霆桂

胡霆桂，開慶間為鉛山主簿。時私釀之禁甚嚴，有婦訴其姑私釀者。霆桂詰之曰：「汝事姑孝乎？」曰：「孝。」曰：「既孝，可代汝姑受責。」以私釀律笞之。政化遂行，縣大治。《姑蘇志》載此為趙懌夫事。

尹源

尹源，尹洙之兄也。舉進士，通判滄州時，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，降知密州。源上書言：「渙為主將，部卒有罪，不伏笞，輒呼萬歲，渙斬之不為過。以此謫渙，臣恐邊兵愈驕，輕視主將，所繫非輕。」渙遂獲免。

〔馮述評〕

禁諸生宿娼，法也，而告訐之風不可長。效尹書判，及失稅私釀，專斬部卒，皆不法也，而奴不可以加主，婦不可以凌姑，卒不可以抗帥。舍其細而全其大，非弘智不能。

張耳

張耳、陳餘，皆魏名士。秦滅魏，懸金購兩人。兩人變姓名俱之陳，為里監門以自食。吏嘗以過笞陳餘。餘怒欲起，張耳躡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耳乃引餘之桑下，數之曰：「始吾與公言何若？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勾踐石室，淮陰胯下，皆忍小恥以就大業也。陳餘淺躁，不及張耳遠甚，所以一成一敗。

狄青

狄青起行伍十餘年，既貴顯，面涅猶存，曰：「留以勸軍中！」[邊批：大識量。]

〔馮述評〕

既不去面涅，便知不肯遙附梁公。

邵雍

熙寧中，新法方行，州縣騷然，邵康節閒居林下，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，以書問康節。答曰：「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。新法固嚴，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矣。投劾而去何益？」〔邊批：正論。〕

〔馮述評〕

李燔〔馮注：朱晦庵弟子〕常言：「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才為功業，但隨力到處，有以及物，即功業也。」

蓮池大師勸人作善事，或辭以無力，大師指凳曰：「假如此凳，欹斜礙路，吾為整之，亦一善也。」如此存心，便覺臨難投劾者是寶山空回。

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，部民不請青苗錢，王安石遣吏詰之，曰：「青苗之法，願取則與，民自不願，豈能強之？」東坡稱侁「上不害法，中不廢親，下不傷民」，以

為「三難」，仕途當以為法。

楊寓

廣東布政徐奇入覲，載嶺南藤簟，將以餽廷臣。邏者獲其單目以進，上視之，無楊士奇名，乃獨召之，問故。士奇曰：「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，眾皆作詩文贈行，故有此餽，臣時有病，無所作，不然亦不免。今眾名雖具，受否未可知。且物甚微，當以無他。」上意解，即以單目付中官令毀之，一無所問。

〔馮述評〕

此單一焚而邏者喪氣，省縉紳中許多禍，且使人主無疑大臣之心。所全甚大，無智名，實大智也！豈唯厚道？

宋真宗時，有上書言宮禁事者。上怒，籍其家，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，欲付御史問狀。王旦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，請並付獄，上意浸解，公遂至中書，悉焚所得書。已而上悔，復馳取之。公對：「已焚訖。」乃止。

此事與文貞相類，都是捨身救物。

嚴震

嚴震鎮山南，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過活。震召子公弼等問之。公弼曰：「此患風耳，大人不必應之。」震怒，曰：「爾必墜吾門！只可勸吾力行善事，奈何勸吾吝惜金帛？且此人不辦，向吾乞三百千，的非凡也！」命左右準數與之。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，亦無造次過求者。

〔馮述評〕

天下無窮不肖事，皆從捨不得錢而起；天下無窮好事，皆從捨得錢而做。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！吳之魯肅、唐之於由貢、宋之范仲淹，都是肯大開手者。

西吳董尚書潯陽公份，家富而勤於交接。凡衣冠過賓，無不延禮厚贈者。

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，工於詩字，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。尚書聞之曰：「以我家勢，雖日以金幣為歡，猶恐未塞人望，奈何效清客行事耶？且縉紳之家，自有局面，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？將來破吾家者，必此子也！」

後民變事起，尚書已老，青芝公不諳世故，願自處分，愚民望處，一集千人，遂致破產。

人始服尚書先見。

弘治間，昭慶寺欲建穿堂。察使訪得富戶三人，召之，諭以共建。長興呂山吳某與焉。吳曰：「此不甚費，小人當獨任之。」察使大喜。

吳歸語其父，父曰：「兒子有這力量，必能承吾家。」

此翁之見，與潯陽公同。

蕭何　任氏

沛公至咸陽，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，何獨先入收秦丞相、御史律令圖書藏之。沛公具知天下阨塞、戶口多少強弱處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圖書也。

宣曲任氏，其先為督道倉吏。秦之敗也，豪傑爭取金玉，任氏獨窖倉粟。楚漢相距滎陽，民不得耕種，米石至萬，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。

〔馮述評〕

二人之智無大小，易地皆然也。

又蜀卓氏，其先趙人，用鐵冶富。秦破趙，遷卓氏之蜀，夫妻推輦行。諸遷虜少用餘財，爭與吏求近處，處葭萌。唯卓氏曰：「此地狹薄。吾聞岷山之下沃野，下有蹲鴟〔馮注：芋也〕，至死不飢，民工於市，易賈。」乃求遠遷。致之臨邛，即鐵山鼓鑄，運籌貿易，富至敵國。其識亦有過人者。

董公

漢王至洛陽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：「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：『明其為賊，敵乃可服。』天下共立義帝，項羽放弒之，大王宜率三軍之眾，為之素服，以告諸侯而伐之。」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，兵皆縞素，告諸侯曰：「寡人悉發關中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、漢以下，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董公此說，乃劉、項曲直分判處。隨何招九江，酈生下全齊，其陳說皆本此。許庸齋謂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，子房號為帝師，亦未有此大計。

國朝盧廷選進士為楚臬，暴卒，良久而蘇，自言為項羽訟高帝事：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弒義帝，而佯委罪羽，縞素發喪以欺天下後世，盧在漢即九江王也，事甚怪。

藺相如　寇恂

趙王歸自澠池，以藺相如功大，拜為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。廉頗自侈戰功，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，以羞，宣言曰：「我見相如，必辱之。」相如聞，不肯與會。每朝，常稱病，不欲與頗爭列。已而，相如出，望見廉頗，輒引車避匿，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，欲辭去，相如固止之曰：「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？」曰：「不若也。」相如曰：「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。相如雖駑，獨畏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：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共鬥，勢不俱生，吾所以為此者，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。」頗聞之，肉袒負荊，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，遂為刎頸之交。

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，太守寇恂捕戮之。復以為恥，過潁川，謂左右曰：「見恂必手刃之。」恂知其謀，不與相見。姊子谷崇請帶劍侍側，以備非常。恂曰：「不然，昔聞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，為國也。」乃敕屬縣盛供具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。恂出迎於道，稱疾而還。復勒兵欲追之，而將士皆醉，遂過去。恂遣人以狀聞，帝徵恂，使與復結友而去。

〔馮述評〕

汾陽上堂之拜，相如之心事也；萊公蒸羊之逆，寇恂之微術也。

安思順帥朔方，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，而不相能，雖同盤飲食，常睇目相視，不交一語。及子儀代思順，光弼意欲亡去，猶未決，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、魏，光弼入見子儀曰：「一死固甘，乞免妻子。」子儀趨子，持抱上堂而泣曰：「今國亂主遷，非公不能東伐，豈懷私忿時耶？」執其手，相持而拜，相與合謀破賊。

丁謂竄崖州，道出雷州，先是謂貶准為雷州司戶。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。謂欲見准，准拒之。聞家僮謀欲報仇，亟杜門縱博，俟謂行遠，乃罷。

張飛

先主一見馬超，以為平西將軍，封都亭侯，超見先主待之厚也，闊略無上下禮，與先主言，常呼字，關羽怒，請殺之，先主不從，張飛曰：「如是，當示之以禮。」明日大會諸將，羽、飛並挾刃立直，超入，顧坐席，不見羽、飛座，見其直也，乃大驚。自後乃尊事先主。

〔馮述評〕

釋嚴顏，誨馬超，都是細心作用，後世目飛為粗人，大枉。

曹彬　竇儀

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，曹彬為世宗親吏，掌茶酒，太祖嘗從求酒。彬曰：「此官酒，不可相與。」自沽酒以飲之。〔邊批：公私兩盡。〕及太祖即位，語群臣曰：「世宗吏不欺其主者，獨曹彬耳。」由是委以腹心。

太祖下滁州，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。至數日，太祖命親吏取藏絹，儀曰：「公初下城，雖傾藏取之，誰敢言者？今既有籍，即為官物，非詔旨不可得。」後太祖屢稱儀有守，欲以為相。

魯宗道

宋魯宗道，字貫夫，亳州人。為諭德日，真宗嘗有所召，使者及門，宗道不在。移時，乃自仁和肆飲歸。中使先入白，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托何事以對？」宗道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曰：「然則當得罪。」宗道曰：「飲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。」中使如公對。真宗問公：「何故私入酒家？」公謝曰：「臣家貧，無器皿，酒肆具備。適有鄉親遠來，遂邀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為宮臣，恐為御史所彈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為真實可大用。

呂夷簡

仁宗久病廢朝。一日疾瘥，思見執政，坐便殿，急召二府。呂許公聞命，移刻方赴，同列贊公速行，公緩步自如。既見，上曰：「久病方平，喜與公等相見，何遲遲其來？」公從容奏曰：「陛下不豫，中外頗憂。一旦急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馳以進，恐人驚動。」上以為得輔臣體。

慶曆中，石介作《慶曆聖德頌》，褒貶甚峻，於夏竦尤極詆斥。未幾，黨議起，介得罪罷歸，卒。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，或言直溫嘗從介學，於是竦遂謂介實不死，北走胡矣。詔編管介之子於江淮，出中使，與京東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。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，謂中使曰：「若發棺空，而介果北走，雖孥戮不為酷；萬一介真死，朝廷無故剖人塚墓，非所以示後也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則何以應中旨？」夷簡曰：「介死，必有棺斂之人，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，至於舉柩窆棺，必用凶肆之人，今悉檄至劾問，苟無異說，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結之，亦足以應詔也。」中使如其言，及入奏，仁宗亦悟竦之譖，尋有旨，放介妻子還鄉。

〔馮述評〕

不為介雪，乃深於雪。當介作頌時，正呂許公罷相，而晏殊，章得象同升，許公不念私憾而念國體，真宰相度也！

李太后服未除，而夷簡即勸仁宗立曹後。范仲淹進曰：「呂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。」他日，夷簡語韓琦曰：「此事外人不知，上春秋高，郭后、尚美人皆以失寵廢，後宮以色進者不可勝數。不亟立後，無以正之。」每事自有深意，多此類也。

古弼　張承業

魏太武嘗校獵西河，詔弼以肥馬給騎士。弼故給弱者，上大怒，曰：「尖頭奴，敢裁量我！還台先斬此奴！」時弼屬盡惶懼，弼告之曰：「事君而使君盤游不適，其罪小；不備不虞，其罪大。今北狄南虜，狡焉啟疆，是吾憂也；吾選肥馬以備軍實，苟利國家，亦何惜死。明主可以理乾，罪自我，卿等無咎。」帝聞而歎曰：「有臣如此，國之寶也。」弼頭尖，帝嘗名之曰「筆頭」，時人呼為「筆公」。

後唐莊宗嘗須錢蒲博、賞賜伶人，而張承業主藏錢，不可得。〔邊批：千古第一個內臣。〕

莊宗置酒庫中，酒酣，使其子繼岌為承業起舞，舞罷，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，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：「和哥〔馮注：繼岌小字。〕乏錢，可與錢一積，安用帶馬？」承業謝曰：「國家錢，非臣所得私！」莊宗語侵之，承業怒曰：「臣老敕使，非為子孫，但受先王顧命，誓雪國恥，惜此錢，佐王成霸業耳。若欲用，何必問臣？財盡兵散，豈獨臣受禍也？」因持莊宗衣而泣，乃止。

後唐明宗

秦王從榮性輕佻，喜儒學，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，賦詩飲酒。一日，明宗問之曰：「爾軍政之餘，所習何事？」對曰：「暇則讀書，與諸儒賦詩談道。」明宗曰：「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，甚無謂。汝將家子，文章非所素習，必不能工，傳於人口，徒作笑柄。吾老矣，於經義雖未曉，然尚喜聞之，餘不足學也。」從榮卒敗。

唐高祖

李淵克霍邑。行賞時，軍吏擬奴應募，不得與良人同。淵曰：「矢石之間，不辨貴賤；論勛之際，何有等差？宜並從本勛授。」

引見霍邑吏民，勞賞於西河，選其壯丁，使從軍。關中軍士欲歸者，並授五品散官，遣歸。或諫以官太濫，淵曰：「隋氏吝惜勛賞，致失人心，奈何效之？且收眾以官，不勝於用兵乎？」

劉溫叟

開寶三年，劉溫叟為御史中丞。一日晚過明德門，帝方與黃門數人登樓，溫叟知之，令傳呼依常而過。翌日請對，言：「人主非時登樓，則下必希望恩賞，臣所以呵道而過，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。」帝善之。

衛青　程信

大將軍青兵出定襄。蘇建、趙信並軍三千餘騎，獨逢單于兵。與戰一日，兵且盡，信降單于，建獨身歸青。議郎周霸曰：「自大將軍出，未嘗斬裨將。今建棄軍，可斬以明將軍之威。」長史安曰：「不然，建以數千卒當虜數萬，力戰一日，士皆不敢有二心。自歸而斬之，是示後無反意也，不當斬。」青曰：「青以肺腑待罪行間，不患無威，而霸說我以明威，甚失臣意；且使臣職雖當斬將，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，其歸天子，天子自裁之，於以風為人臣者不敢專權，不亦可乎？」遂囚建詣行在，天子果赦不誅。

〔馮述評〕

衛青握兵數載，寵任無比，而上不疑，下不忌，唯能避權遠嫌故。不然，雖以狄樞使之功名，猶不克令終，可不戒歟？

狄青為樞密使，自恃有功，頗驕蹇，怙惜士卒，每得衣糧，皆曰：「此狄家爺爺所賜。」朝廷患之。時文潞公當國，建言以兩鎮節使出之，青自陳無功而受鎮節，無罪而出外藩，仁宗亦以為然，向潞公述此語，且言狄青忠臣，潞公曰：「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？但得軍心，所以有陳橋之變。」上默然，青猶未知，到中書自辨，潞公直視之，曰：「無他，朝廷疑爾。」青驚怖，卻行數步。青在鎮，每月兩遣中使撫問，青聞中使來，輒驚疑終日，不半年，病作而卒。皆潞公之謀也。

休寧程公信為南司馬征川貴時，詔以便宜之權付公。公自發兵至凱旋，不爵一人，不殺一人。同事者以為言，公曰：「刑賞，人主之大柄。懼閫外事不集，而假之人臣；幸而事集，又竊弄之，豈人臣之誼耶？」論者以為古名臣之言。

李懋

節度使李愬既平蔡，械吳元濟送京師。屯兵鞠場，以待招討使裴度。度入城，愬具橐橐出迎，拜於路左，度將避之。愬曰：「蔡人頑悖，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。願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尊。」〔邊批：其意甚遠。〕度乃受之。

馮諼

孟嘗君問門下諸客：「誰習計會，能為收責於薛者？」馮諼署曰：「能。」於是約車治裝，載券契而行，辭曰：「責畢收，以何市而反？」孟嘗君曰：「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」諼至薛，召諸民當償者悉來，既合券，矯令以責賜諸民，悉焚其券，民稱「萬歲」。長驅至齊，孟嘗君怪其疾也。衣冠而見之，曰：「責畢收乎？」曰：「收畢矣。」「以何市而反？」諼曰：「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，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，狗馬實外廄，美人充下陳，君家所寡有者，義耳。竊以為君市義。」〔邊批：奇。〕孟嘗君曰：「市義奈何？」曰：「今君有區區之薛，不拊愛其民，因而賈利之，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，因焚其券，民稱萬歲，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。」孟嘗君不悅，曰：「先生休矣。」後期年，齊王疑孟嘗，使就國，未至薛百里，民扶老攜幼爭趨迎於道，孟嘗君謂諼曰：「先生所為文市義者，乃今日見之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諼使齊復相田文，及立宗廟於薛，皆縱橫家熟套，唯「市義」一節高出千古，非戰國策士所及。保國保家者，皆當取法。

王旦

王欽若、馬知節同在樞府，一日上前因事忿爭。上召王旦至，則見欽若喧嘩不已，馬則涕泣曰：「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。」旦乃叱欽若下去，上怒甚，欲下之獄。旦從容曰：「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，上煩陛下。臣冠宰府，當行朝典，然觀陛下天顏不怡，願且還內，來日取旨。」上許之。旦退，召欽若等切責，皆皇懼，手疏待罪。翌日，上召旦曰：「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？」旦曰：「臣曉夕思之，欽若等當黜，然未知使伏何罪？」上曰：「對朕忿爭無禮。」旦曰：「陛下聖明在御，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，恐夷狄聞之，無以威遠。」上曰：「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願至中書，召欽若等，宣示陛下含容之意，且戒約之，俟少間，罷之未晚。」上曰：「非卿言，朕固難忍。」後數

月，欽若等皆罷。

胡濙

正統中，宗伯胡濙一日早朝承旨，跪起，帶解落地，從容拾繫之，遂叩頭還班，御史亦不能糾。

十三年，彭鳴中狀元，當上表謝恩之夕，坐以待旦，至四鼓，乃隱几而寤，竟失朝。糾儀御史奏，令錦衣衛拿。已奉旨，胡公出班奏：「狀元彭鳴不到，合著錦衣衛尋。」上是之，不然，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，斯文不雅觀。老成舉措，自得大體。

孫覺

孫莘老覺知福州，時民有欠市易錢者，繫獄甚眾。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，請於莘老。莘老徐曰：「汝輩所以施錢，何也？」眾曰：「願得福耳。」莘老曰：「佛殿未甚壞，又無露坐者，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，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，其獲福豈不多乎？」富人不得已，諾之，即日輸官，囹圄遂空。

趙抃

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，每念：一人入獄，十人罷業；株連波及，更屬無辜；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濕蒸，冬有皸瘃凍裂；或以小罪，經年桎梏；或以輕係，追就死亡；獄卒囚長，需索凌辱，尤可深痛。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勘，以獄囚多少，定有司之賢否。行之期年，郡州縣屬吏，無敢妄係一人者。

邵堯夫每稱道其事。

賈彪

賈彪與荀爽齊名，舉孝廉為新息長。小民因貧，多不養子，彪嚴為其制，與殺人同罪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，北有婦人殺子者。彪出案發，而掾吏欲引南。彪怒曰：「賊寇害人，此則常理；母子相殘，逆天違道。」遂驅車北行，案驗其罪，城南賊聞之，亦面縛自首。數年間養子數千，僉曰：「賈父所長。」生男名曰「賈男」，生女名曰「賈女」

。

〔馮述評〕

手段已能辦賊，直欲以奇致之。

柳公綽

柳公綽節度山東，行部至鄧，吏有納賄、舞文，二人同係。縣令聞公綽素持法，必殺貪者。公綽判曰：「贓吏犯法，法在；奸吏壞法，法亡。」竟誅舞文者。

〔馮評譯文〕

天論、王法，兩者持世之大端。彪舍賊寇而案殺子，公綽置贓吏而誅舞文。此種識力，於以感化賊盜贓吏有餘矣。若丙吉不問道旁死人而問牛喘，未免失之迂腐。

季本

季本初仕，為建寧府推官。值宸濠反江西，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。而建有分水關，自江入閩道也。本請於所司，身往守之。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，檄郡守與本並入。守以書趣本，本復書曰：「建寧所恃者，唯吾兩人。兵家事在呼吸，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。今江西勝負未可知，土寇生發叵測。微吾二人，其誰與守？即幸而無事，當此之際，使試錄列吾兩人名，傳播遠邇，將以為不知所重，貽笑多矣。拒違按院之命，孰與誤國家事哉！」守深服其言，竟不往。〔邊批：此守亦高人。〕

〔馮述評〕

科場美事，人方爭而得之，誰肯捨甘就苦？選事避難，睹此當愧汗矣！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